

一个人,活一辈子,总要想和农业有关的事,因为这是人类非有不可的重要事项。

所以,有一天,我就给一位在宜兰的农人打了个电话,去询问有关农艺的事。他原是上班族,也就是俗话说的“吹冷气的”那种人。几年前,他毅然决定回故乡务农,和妻子二人从头开始,去向土地求取可以生存的恩惠。他决定种“小种西红柿”,这是当地在五十年前就努力开发的品种,到了他的农园里,因土地肥沃、气候相宜,产品很快便供不应求。我好奇,问他秘方,他也大大方方说了,他说得平平淡淡,好像此事全无可矜夸之处——“自有‘专人’‘专技’在焉”——而他,只要按规矩办事就行了。

“接”这个字

□张晓风



原来他用的是嫁接法,此技自古就有,其法是把想种的作物截一小段,去托生在另一株植物的主枝上,而主枝是连着泥土大地的。秦牧的作品中提到,曾有人把柠檬枝嫁“种”在柚子树上,结果得到一公斤重的柠檬呢!

我就教于这位宜兰农友的是某种嫁接在茄株上的小西红柿,茄子在这场行动中有个专有名词叫“砧木”,有了砧木撑腰,结出来的小西红柿不知怎的非常细致、柔韧且甜美。

我以前虽在农艺书上看过这种神奇的艺术,但跟农人两下对谈,并作实际求证,却是第一次。我还问他:“两株交嫁,小西红柿的茎是斜切的吗?”他却笑了,说:“不用麻烦,有农业公司,他们把这两种植物相接好了,我只要买来种就可以了。”

……

唉!快八十岁了,对农事中的嫁接术,我仍旧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,不免有几分惭愧,但我对此事一向是十分叹服的。我甚至曾经对一个“接”字大感兴趣,且为之神魂颠倒。此字收在近两千年前许慎的《说文解字》里,现在已经没人用了。相较之下,“接”字跟“接”字很像,读音也一样,不过把提手旁换成了木字旁。此字的解释是“续木”,清代的文字学者段玉裁很详细地解说了整个续木的过程。原来,为了那个神圣的农业上的嫁接动作,古人还曾创造过一个专用的汉字呢!这一场“天工”加“人力”所完成的植物学上的神秘仪式,真是令我想来想去想破头也搞不明白啊!

但有一件事让我想起来就惊喜万分,其实,我根本无须外求,因为,我自己本身就是一株不折不扣经过嫁接的植物呀!不是吗?

我的老家在苏北。我的祖父努力读书的结果,也只是让他能在邻村做几个农家小孩的塾师。农家户户穷,他能赚取的也只是三餐加住宿而已,家人其实是在饥饿的边缘。

我的父亲靠着向亲戚借贷,去城里读了不收学费的师范学校。而我,像柔弱的小西红柿枝子,出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金华战区,却有幸接受教育,投身于茄株粗壮而元气淋漓的主干。我的平生,是以前人的智慧、前人的学问、前人的风骨为砧木而完成的开花结果的过程。

当然,砧木必须跟大地联系得够深入,它本身也必须够强壮,够有生命力,够有办法,能去助人一臂,并且,够有其自家的特色。

什么是令年轻人的生命和生活提升且硕大丰美的砧木呢?也许是《论语》,也许是《列子》,也许是诗词,也许是希腊悲剧,也许是韩、柳、欧、苏的文章,也许是所罗门王的《箴言》,也许是《红楼梦》,也许是莎士比亚,也许是托尔斯泰,也许只是一本教科书和它所引爆的延伸阅读……

至于人类对知识的学习、记忆和吸收,这些神奇的过渡是怎么在人脑中悄悄完成的,那是专家才有办法略知一二的高深科学。至于你我之辈,大概只需知道,如何去找到一块优秀的砧木来投靠,来吸取那份旺盛的正气和秀气,让自己的佳果滋养人世。说得更白一点,就是去阅读、去吸收、去转化,又据为己有,又去分给别人。

更幸运的是,小西红柿只能在短短的一季中,投身于一种砧木,相较而言,人类却可以在漫长的一生中,投身于多种砧木,吸收多重资源。而且,说不定,有朝一日,自己也有机会成为一株劲拔的砧木,可以去“化生”别人,去促养某条柔软的弱枝,让它也能枝繁叶茂,结实累累。

大家V微语

会说

□马德

●自己有多会说没用,对方有多愿意听才有意义。

●从这个层面上讲,谦卑的话显然更让人受用。相反,居高临下、颐指气使、傲慢、嚣张的话都好听不到哪儿去。平等的视野里,才会产生更好的接纳和包容。

●一个人的气度和格局,往往会呈现在所说的话里。狭隘和自私的人,可以伶牙俐齿,可以滴水不漏,但甫一开口,便被人听出心底的“小”来,说得越多,越遭人讨厌。孔夫子说:“巧言令色,鲜矣仁。”

●说得天花乱坠,未必能打动人。有时候,一句真诚的话,就能让人心生好感。说到底,言为心声,心若真挚,说出的话必然动听。

●一个人,什么都说,唠唠叨叨,口无遮拦,就成了“广播站”。一个人像“广播站”的坏处有两个:一是再没人愿意把话说给你听;二是说得太多没人把你当回事。再好的人,也可能坏在一张嘴里。

文史杂谈

鲁迅的旧学学历

□李新宇

众所周知,作为杰出的文学家和思想家,鲁迅成就辉煌,但他的学历却似乎并不体面:论旧学,他考过秀才却名落孙山;论新学,他只有南京矿路学堂一纸文凭;虽然在日本留学7年,却除了弘文学院那个留日预备学校之外,没有得到别的毕业证书。那么,一个问题就来了:是什么支撑他取得了非凡成就?又是什么使蔡元培、夏曾佑那样的进士和翰林,胡适那样的洋博士,都对他敬重有加?考察鲁迅的求学过程,问题可以得到某些回答。鲁迅的学历可以分为“旧学”和“新学”两个部分,本文所考察的,是他的旧学学历。

1887年春节过后,鲁迅开始“上书房”。上书房不同于上学,书房也不同于学校。那时的孩子一般是虚龄7岁开始上书房,四书五经读过了,再学会做八股文和试帖诗,就可以参加县试。通过县试、府试和院试,如果中了秀才,就是“入学”了。鲁迅没有中过秀才,所以论旧学,他一辈子没有“入学”。不过,鲁迅虽然连最低的旧学学位也没拿到,但他的学历却远远超过一般人——包括一些举人和进士。因为根据科举制度规定,只要读完四书五经,就有资格参加县试;只要中了秀才,就有资格参加乡试;只要成

了举人,就有资格参加会试;只要成为贡士,就有资格参加殿试……所以,一些进士的学历事实上只读过四书和五经。鲁迅不仅读过四书五经,而且“几乎读过十三经”。

需要特别指出的是:鲁迅所说的“读过”,不是我们现在说“读过”,大多只是浏览过。而鲁迅所说的“读过”,却是“读”和“过”这两个字的本意,也就是读一段书或一本书,最后是“过了”还是“没过”,要由先生检查通过。说“读过”,一般意味着已经记住、理解、能背诵。比如“读过四书”,就是已经能把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这四部书一字不错地背下来。“读过五经”,虽然不一定能全文背诵,却也不敢随便说,因为五经虽然不要求全文背诵,却要求逐段理解,记住大意,能把重要段落默写出来不出错。

考察鲁迅的旧学学历,可以发现周家的教育很特别:不随大流,不追时尚,敢于标新立异,有自己的理念。清朝末年,一般人家的孩子开蒙先读“三百千”(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《千字文》),然后读四书。周家却与众不同,鲁迅的开蒙第一书是《鉴略》。鲁迅说过:“我最初去读书的地方是私塾,第一本读的是《鉴略》,桌

上除了这一本书和习字的描红格,对字(这是做诗的准备)的课本之外,不许有别的书。”之所以开蒙读《鉴略》,是因为听从了祖父的主张。对此,周作人和周建人都有回忆:“他有他的一套思想,和当时的人们不很一致。比如对于教育,他主张先读《鉴略》,他以为首先应有一些历史基础的知识(虽然那书并不好懂)。他不赞成一般通行的先读《百家姓》或《千字文》。他以为只要稍微多认一些字,即可看《西游记》。接着去读《诗经》等等。”因为祖父的这种见解,鲁迅最初的教育就与当时的时风时尚大不相同。

读完《鉴略》之后,鲁迅开始读“四书”。但考察他的读书进度,却发现他读得特别慢。在一般人家的孩子已经读完四书和五经,并且学会做八股文的时候,甚至在有的孩子已经考中秀才的时候,鲁迅却连四书都没读完,应考的功课做了不到十分之一!用今天的流行观点看,鲁迅早已输在了起跑线上!

然而,周家完全不在乎,似乎根本没有把起跑线上的输赢看在眼里。这是怎么回事?从家长为鲁迅找的三位先生,从纵容孩子画画、描图、读小说,可以看到周家不同一般的某些教育理念。

潜入初夏

□薛舒

模仿蚂蚁,把触角伸向周身的一切,初夏的气息也许就这么被你闻到、抑或尝到。

快递小哥送来一捆网购的红菜苔,一小时达,扣着新鲜的时辰,并非饭点,也要抓紧时间尝鲜。清水洗净,拗断,不要用菜刀,对,用手,长短不一不妨,自然的参差才是恰当。快快,猛火油盐爆炒,无需别的佐料,甚至不要起锅装盘,就站在灶前,夹一段尝尝?小心烫了舌头,齿间万不可用力过度,亦不需细嚼慢咽,只在口腔里速速翻滚而过,连着热腾腾的烟火气一并咽下,味觉顿时被唤醒,微苦的清香,粗粲的细腻,以及,简陋的丰腴。

再来一把青韭,切碎,搅拌进鸡蛋浆液,农家土鸡蛋最好,热油锅,“刺啦”一声,香味扑面而来。青韭的香,是小泼辣,鸡蛋的香,是小肉感,加在一起,黄黄绿绿的一盘,莫名基因突变,成了小清新。配着一汤盅米饭,香软白亮、粒粒晶莹,三口两口,一嘴余韵。可也不能小觑了后劲儿,毕竟是小泼辣和小肉感,发酵片刻,或许就会变成小刺激。所以,饭毕,还需一杯清口的茶。

窗外的世界早已是满眼深深浅浅的绿,远方的朋友寄来的新茶,此时泡一杯来喝,恰到好处。当然是绿茶,还有比绿茶更能与这季节般配的吗?不管是龙井,抑或是碧螺春,总之,要绿,要青,茶汤的

色泽要透亮,泡开的叶尖要滴出春天的青涩和嫩黄。喝一口,只一小口,清苦茶香霎时沁透心脾,眼睛都亮了。

这就是大自然给予味觉抑或嗅觉的抚慰吧。应季而生,自然而然。想象,便也即刻在脑中生成,遍野桃花,艳俗艳俗的,青的红的菜薹在桃树的间隔中生长,顶出黄灿灿的花,也是艳俗艳俗的。倘若放眼望去,红红绿绿粉粉黄黄,天呐,真是艳俗艳俗的。可是,人就愿意在想象中这么打扮,对撞的色彩,调配出跳跃的诗意,心情便也明亮起来,脚下就有些兴头头,想要往外走。站到窗口,向外眺望。自家小区的樱花树,居然也挂了满树深红的果,鸟儿不知道从哪里得来的消息,竟成群而来,被啄食过的红果落了一地嫣红,倒是有了一丝不被过度保护的野生趣味。还有,枇杷树上也坠了一串串青黄的果,看着就酸,酸出少女般的嫉妒和怀恋,酸得探头看果子的人腮帮子里汪出湿润的馋意。

再也忍不住,于是,换一身红红绿绿的春装,戴起口罩,走出家门。站在小区成排的樱桃树下,捡起一颗完整的落果,就这么把玩,任凭自己在想象中尝出新一季的酸甜。

是的,即便想象,也要盛装接驾,并且动用所有的嗅觉和味觉,用最敏锐而又最疏离的方式,悄悄潜入夏天。



破阵子 端午

□张翼

骤雨应时畅快, 尖角小荷流翠, 初晴漫步西园, 清香暗染云天。 万紫千红新浴后, 圆梦明皇惟画圣, 碧水横塘亮眼前。 此日正当去病间。 行人独爱莲蓬。 虹飞听玉泉。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总值班:张红宇
一版编辑:赫巍利
一版美编:冯漫图
编 编:王泰舒

零售
专供报



6 935970 566666